



王守常 主编
中国文化经纬

从黄帝到崇祯

二十四史

徐 梓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从黃帝到崇禎

二十四史

徐 梓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黄帝到崇祯：二十四史 / 徐梓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068-4544-1

I. ① 从… II. ① 徐… III. ① 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
IV. ① K20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7152号

从黄帝到崇祯：二十四史

徐梓 著

责任编辑 卢安然 宋然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

封面设计 汉石美迪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11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544-1

定 价 32.00 元

《中国文化经纬》系列丛书

编委会

顾问 汤一介 杨辛 李学勤 庞朴
王尧 余敦康 孙长江 乐黛云

主编 王守常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平 王小甫 王守常 邓小楠
乐黛云 江力 刘东 许抗生
朱良志 孙尚扬 李中华 陈平原
陈来 林梅村 徐天进 魏常海

总 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今天读陈先生的话，感慨良多。先生所言之义：佛教传入中国，其教义与中国思想观念制度无一不相冲突。然印度佛教在近千年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调适，亦经国人改造接受，终成中国之佛教。这足以告知我们外来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能够融合、始相反而终相成之原因，在于“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

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当下中国文化必须“返本开新”。如有其例外者，则是“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

我以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不应简单视为文化落后，而是二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在十八世纪已经无法比肩欧洲工业文明之生产效率与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由此社会政治、国家管理制度也纰漏丛生。由是而观当下之中国，体制改革刻不容缓，而从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批判也需深刻反思。启蒙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固然有时代需求，未经理性拷问的传统文化无法随时代而重生。但“五四运动”的先贤们也犯了“理性科学的傲慢”，他们认为旧的都是糟粕，新的都是精华，以二元对立的思考将传统与现代对峙而观，无视传统文化在代际之间促成了代与代的连续性与同一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基因。美国学者席尔思写了一部书《论传统》，他说：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

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传统，不可能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取而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此言至矣！传统与现代不应仅在时间序列上划分，在文化传承上可理解为“传统”是江河之源，而“现代”则是江河之流。“现代”对“传统”的理性诠释，使“传统”在“现代”得以重生。由此，以“同情的敬意”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当下中国的应有之义，任何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都要彻底摒弃。从“五四”先行者到今天的一些名士，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批判，却也无法摆脱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这样的事实岂可漠视。

这套《中国文化经纬》丛书是在1993年刊行的《神州文化集成》丛书的基础上重新选目、修订而成。自那时到今天，持续多年的“文化热”、“国学热”，昭示着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还处在进行时。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民族性格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至今已有30年了，书院同仁矢志不移地秉承着“让世界文化走进中

从黄帝到崇祯
——二十四史

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之宗旨，不负时代的责任与担当。此次与中国书籍出版社合作出版这套丛书，期盼能在民族文化化的自觉、自信、自强上有新的贡献。

王守常

2014年12月8日

于北京大学治贝子园

目 录

总序.....	1
一、《二十四史》的形成.....	1
二、《二十四史》的体例.....	12
三、《二十四史》各史简介.....	25
《史记》.....	25
《汉书》.....	34
《后汉书》.....	44
《三国志》.....	53
《晋书》.....	63
《宋书》.....	69
《南齐书》.....	75
《梁书》、《陈书》.....	78
《魏书》.....	83
《北齐书》.....	90
《周书》.....	93
《隋书》.....	97

《南史》、《北史》	101
《旧唐书》	108
《新唐书》	114
《旧五代史》	121
《新五代史》	127
《宋史》、《辽史》、《金史》	134
《元史》	150
《明史》	158
四、《二十四史》的意义与价值	167
五、《二十四史》的版本	176
出版后记	191

一、《二十四史》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新旧王朝更代之后，新的政权一建立，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往往首先要考虑做以下两件事：一是颁布历法。它的意义除了是借天意来恢复人间现世的秩序之外，还在于国人接受了新的历法，就意味着接受了对新王朝的忠诚。二是组织人力编写前一朝的历史，记载一代君臣政事的贤否得失。除了供后人借鉴和吸取知识之外，它的政治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君观史，宰相监修”，就是要通过论证前朝灭亡的必然性，来为新政权提供合理和合法的依据。所以，这两件事其实有着一致的指向。如果说编写历史是宣布一个王朝已经灭亡的话，那么，颁布历法则昭示一个新王朝的开始。

《二十四史》就是这样由官方组织修纂的一套史书。其中一些虽然出自一人之手，但也是得到官方承认的。有些是

事前得到官方的允许，或直接是奉皇帝之命而撰修，有些则是事后由皇帝“钦定”的。正因为如此，《二十四史》又称正史。

《二十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二十四部史书。这套史书的修纂不成于一时，更不是出自一手，整个修纂过程从《史记》写成的汉武帝时代，到《明史》编定的清乾隆之初，长达一千八百多年。《二十四史》的名称，也是与时俱进、由少到多、逐渐形成的。

三史

这套史书的集合，最早是“三史”。据《三国志》记载，吴王孙权曾对他的将军吕蒙说：我“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①。他还告诫吕蒙要抓紧读一读《孙子兵法》、《六韬》、《左传》、《国语》和“三史”。

①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

吴国的留赞，也喜好读兵书及“三史”，每当读到古代优秀将领为攻战所设的阵势，就对着史书感叹。《隋书·经籍志》在《史汉要集》和《史记正传》之间，还著录有吴太子太傅张温所撰的《三史略》二十九卷。可见三国时社会上已经有了“三史”的名称，并已十分普遍。这时，范晔尚未出生，《后汉书》还没有面世，“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所撰的《东观汉纪》。

四史

“前四史”的说法现今非常普遍，所指除了“三史”之外，再就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这四部史书，都是私人撰修的，没有官修所带来的各种弊病，再加上历久成书，千锤百炼，无论是史笔还是文笔，都堪称一流，在《二十四史》中，最为世人所称赏。四部史书的集合为一，这应当是最重要的着眼点。

十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的名称，有的学者著有《十史事语》、《十史事类》及《十史类要》。所谓“十史”，指的是记载三国、晋、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十个王朝的十部史书。

与“十史”的内容大致相同，在历史学家们还有“八书二史”的说法，“八书”指的是《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以及《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二史”指的则是《南史》和《北史》。此外，在南宋初年，并度将记载南北朝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七部史书合并，在蜀地眉山刊行，这是正史的最早辑印，人们称之为“眉山七史”。

十三史

至少在宋代，曾有过“十三代史”或“十三史”之说。《宋史·艺文志》就著录有吴武陵的《十三代史驳议》十二卷、宗谦注的《十三代史目》十卷、商仲茂的《十三代史目》一卷，以及佚名的《十三代史选》五十卷。至于“十三史”所指，则有不同说法。

十七史

“十七史”之称也颇为著名，最著名的是文天祥回答元代丞相孛罗的那句话：“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一些以“十七史”为题的著作，如宋代王令的《十七史蒙求》、清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现在依然流传很广。此外，《宋史·艺文志》还著录有周护的《十七史赞》以及佚名的《名贤十七史确论》。明崇祯至清顺治年间，琴川毛氏汲古阁还辑印有《十七史》。可见由宋至清，“十七史”的说法一直存在。“十三史”之外，再加上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也就构成了通常所说的“十七史”。

十八史

“十八史”的说法较少见。元人曾先之有《十八史略》二卷。它指的是“十三史”以及修成于宋代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和元代官修的《宋史》、《辽史》、《金史》。由于宋、辽、金三史修成在元顺帝至正年间，时已当元朝末年，并且距《元史》成书为时不远，所以“十八史”的说法流传不广。

十九史

朱明王朝建立不到三年，《元史》便仓促成书，加上原有的“十八史”，便构成了“十九史”。在明朝前期才有十九史这一名称。如安都有一百七十卷的《十九史节定》，梁孟寅有《十九史略》。

二十一史

“二十一史”在明朝流传较广。嘉靖时期，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人奏请校刻正史，起初打算派人到各地访求好的版本，因“部议恐滋烦扰”，嘉靖皇帝便命令辑印了《二十一史》。万历时，北京国子监也开雕翻刻，在万历二十四至三十四年十年中刊成。这样，“二十一史”的名称便一直传至清初。

二十二史

清乾隆四年，《明史》成书后，乾隆皇帝诏令刊行“二十二史”，就是“二十一史”加上《明史》。“二十二史”的名称，由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和赵翼《廿二史札记》两部名著的影响，知名度之高，仅次于“二十四史”，而《廿二史札记》实际上兼包了“二十四史”。

二十三史

乾隆皇帝在诏令刊印“二十二史”后不久，考虑到新旧两《唐书》实在各有短长，不可偏废，又诏令将《旧唐书》也定于正史之中，使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这样便形成了“二十三史”。对于乾隆皇帝此举，《四库全书总目》的作

者曾吹捧为“千古至公之道”。

二十四史

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邵晋涵等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旧五代史》，并于乾隆四十年编成缮写进呈，乾隆皇帝命令将它刊进正史之中，这样便形成了我们要说的“二十四史”。

然而，这套史书的增益并没有就此而止，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史书加入，“二十四史”又演变成了“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二十五史

对于明初仓促修成、纰漏百出的《元史》，后世学者颇多诟病，并一度竞相考订重修。清末民初的史学家、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柯劭忞，对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广收慎用，博采约取，集各家之大成，穷三十年之力，于一九二〇年完成了《新元史》的编撰工作。第二年，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明令将它列入正史，这样，国家正式承认的“二十四史”成了“二十五史”。几年后，当时的历史学家们组成了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除了辑